

人民又站起來了嗎？

南方壺

3月30日反服貿學運發動集會遊行，報載學運總指揮林飛帆(1988-)在晚間上台說，“人民就是國家的總指揮”，所要指揮的對象就是一個已脫序的政府，“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”。隔天有記者問新北市市長朱立倫(1961-)，對“馬總統請你接受人民的指揮”這句話的看法。他表示，總統當然是接受全民的委託，接受全民的指揮，但絕對不是因為某一個人講，你要接受我這個人民的指揮，而是要接受“全民”的指揮。

總統自然無法接受某特定人民的指揮，否則那個人不就是太上皇了嗎？只是總統又如何接受“全民”的指揮？要知接受委託與接受指揮，完全是兩回事。董事長領導公司，船長領导航行，學會會長領導學會。他們都是接受委託去領導某團體，怎會是被指揮？連交通警察，雖然名義上是公僕，也是指揮交通，而非被眾汽車駕駛所指揮。

開口閉口人民，人民究竟是指什麼？1949年9月21日，毛澤東(1893-1976)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，發表了“中國人民站起來了”的開幕詞。在同月30日，他為這次會議起草的宣言中指出“當我們舉行會議的時候，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

心在南方

是站立起來了，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。”我們知道，於打敗國民政府後，毛澤東自己是站起來了。他睥睨天下，自此有如任我行的橫行無忌，但人民吃盡苦頭，在毛澤東有生之年，可從來沒站起來過。六十五年後在台灣，又有人站起來說，總統要接受人民的指揮。台灣雖小，也有兩千三百萬人，這麼多人，如何對總統下指令呢？大家應都聽過“伊索寓言”裡那則“父子騎驢”的故事。不過幾個人在一旁的指指點點，都可搞出一個不知該如何處理那頭驢的窘境。順了姑意逆嫂意，弄到後來驢子掉到河裡去了。不是自己的驢就算了，若是自己的驢，豈會樂見此結局？何況兩千三百萬人，一人一把號，各吹各的調，究竟要聽誰的？所以是不是要有個人，來代表人民指揮總統？這個人是誰呢？想必不是你或我。

朱立倫明知不對，卻不敢得罪學生，只將學生講法修飾成總統要接受全民的指揮，自以為得體，反而更糟。他是想選總統的人，那一天真的讓他當上，看他如何接受全民的指揮？民主就是多數決，數人頭決勝負，誰的票多就上台。一旦上台，便有一定的任期保障，選輸者只好下次再來。話說回來，總統位居高位，國家如何走？民之所欲為何？該傷神該了解的是他，不是我們。我們不必提醒他該怎麼做，除非他聘我們為顧問，或真心前來請教。我們只管監督，做不好下次不選他。若實在太差，倒行逆施，領導方向錯誤，就發動罷免，再度數人頭。數人頭上台，數人頭下台，而不是比誰聲音大，或比誰凶悍。更不是要他當傀儡，接受人民(不管是少數幾個人，或全國人民)的指揮。我們要個傀儡總統做什

麼？

法國大革命時，著名的政治家羅蘭夫人(Madame Roland, 1754-1793)曾說“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，假汝之名以行！”照樣造句“人民人民，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，假汝之名以行！”你看，毛澤東連國名都取成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，雖然人民在他心中什麼都不是。如今又有人站在高台上告訴我們，人民就是國家的總指揮。人民又站起來了嗎？別高興太早，鑑往知來，人民一旦被捧的愈高，愈要提高警覺。當總指揮，且能指揮總統的，顯然不是普通的人民。(103.3.31)